

討海人(下) \ 王勝民

瀛苑副刊

金山和阿福仔到公司，阿福仔替他介紹了公司的經理阿峰，經理大概的說明了一下漁船作業情況，並且急著希望金山明天就可以和漁船出海。

「金山明天可以和大家一起出去嗎？」經理懇切地問著，或許是這艘船剛好缺乏人手，所以他才這麼期望金山能一起出港（出海捕魚）。

金山猶豫了一下，想說才剛到這裡，一切都還沒打理好，但隨即想到不能放掉這個機會，於是說了：「好吧，明天早上我再來這裡和你碰面好了。」不過稍後他又覺得實在是對不住金山嫂，心裡頭嘀咕著：按內甘好？但是他又已經答應人家了，總不能再說些甚麼，只好回去和金山嫂商量。

一回到二叔家，金山上了二樓，看到金山嫂正在整理空房間，她把一些日常用品放進房間裡，金山嫂一抬頭發現金山已經回來了，順口問了一句：「怎麼樣，工作還順利嗎？」金山頓了一下，心虛的說了：「是很順利啊！不過……」

金山嫂停下手邊的動作，站了起來說道：「不過怎麼了？頭家不好嗎？還是待遇不好？」

「不是啦，是經理叫我明天就要出港啦！家裡的事都還沒安頓好，就要走了，所以我驚妳不歡喜。」金山慢慢說出，但是感覺說得有氣無力。

「我以為是啥米代誌咧！原來是這件事，沒關係，這不是甚麼嚴重的事情，家裡的大小事我會處理的，不要緊，我會盡一個牽手的責任，把貴順和貴發照顧好的，你免煩惱，不過你自己要注意，大海不生眼睛，做工作要細意（小心），錢沒有沒關係，再賺就有，性命只有一條，不見了是沒法度和閻羅王討！」金山嫂以相當嚴肅的表情認真的說著。

金山聽完金山嫂的話之後心中一塊大石頭放了下來，心頭又是感激又是高興，沒想到自己的妻子是這麼明理，不但沒有怪罪，反倒是關心自己，要自己小心，一股甜意湧

上心頭。出港前的那個晚上，金山望著天花板，看了一下，閉起雙眼，想到過去的種種，不久之後，便迷迷糊糊不知不覺的睡去。

清晨，天還沒亮，鬧鐘聲響吵醒金山，金山按掉了桌上的鬧鐘，轉了一下頭，發現金山嫂已經不在床上了，她起得比他還早，金山緩緩地走下樓去，聽到一陣笑語聲，原來她早已煮好稀飯，炒好了菜，煎好魚和蛋，開了幾罐罐頭，坐在一樓的飯桌前和二叔、二嬸聊天。

金山嫂看到他，叫了他過來吃飯，四個人說說笑笑，金山嫂問二叔金山小時候的事情，而二叔則問他們夫妻倆以後有甚麼打算，等到大家動完碗筷，金山拎著包包準備要到船公司報到，他走向二樓看了貴發、貴順兩張胖嘟嘟的小臉，睡得正甜，金山嫂正要喚醒他們，金山搖了搖手，跟著他們兩人就悄悄地躡著腳步走下去，開了門，四人走出屋外，金山轉了頭，告訴他們不用再送了，看了妻子、叔叔、嬸嬸，揮揮手說：「我走了，你們好好保重！」

「金山啊！你就要細意，性命比較重要，別太勉強，知否？」金山嫂大聲地喊著，像是怕金山沒聽見一樣，但金山已經漸漸地走遠了。

金山和阿福仔到了公司，便聽到經理的聲音，他先和船長、其他的船員打了招呼，之後看見金山，伸起右手把金山的手握著，接著又熟練地把左手包著他與金山的手，殷切地說：「金山啊，你來真是太好了！我跟大家介紹過你了，以你的腳手（身手），一定會幫大家很多忙的，咱們這載（這趟）一定滿載，到時候你就要變成大家的明星了！」

船長和其他人走上船去，金山拎著包包也走上了船去。船長叫阿海，四十六、七歲人，長得矮矮壯壯的，有啤酒肚，長相不算好看，加上長期海上折騰，臉上的皺紋和黝黑的皮膚，不跟你說還以為他是五十幾歲人，雖是滿口髒話，不過講話卻是十分有力，船員似乎也對他特別敬畏，他見到了金山舉起右手打聲招呼，金山回了一下。除了船長以外，還有五名船員，分別是阿福仔、旺財、勇仔、阿華、順添伯。

阿福和金山是以前的鄰居和玩伴，兩人都是二十五、六歲的年輕人，阿福長得高壯力氣很大，有點大舌頭，人很憨厚但顯得有點笨拙；旺財和勇仔則是宜蘭當地的人，有濃厚的口音，都是光棍，喜歡去茶店找小姐，在船上沒事就會講一些妓女下流的事給

其他的船員聽；阿華是船長的兒子，雖然只有二十出頭，卻是很懂事的孩子，很聽父親的話，喜歡從事海這方面的事，放網、放釣、潛水……他大部分的時間好像都待在船上，看來像天生就要吃這行飯的人一樣，有用不完的精力；順添伯是船上的長者，六十幾歲了，滿頭白髮，燙成小捲，個子小小的，滿臉皺紋，跑船已經四十幾年了，本來是應該在家裡抱孫子安享晚年的，但像這樣的討海人，如果讓他突然閒下來不出海，是要比把他的皮剝掉還難過的，所以他退休了幾個月後，閒不住，又跑來討海了，說到他在船上的地位，講實在地，不一定比船長阿海來的低，有時候船長做甚麼事，還都要問他的意見，才能決定。

晨風吹起，光點像星星般在夜幕上閃爍而出，曙光從遠方天邊撐開了天空和海洋的明顯界線，海面漂盪著幾點亮光。船舷邊陣陣海水的拍擊聲入耳，嘩！嘩！伴隨著引擎聲，掙！掙！奏響了黎明的節拍，每一聲都像是在翻轉著整片海洋景觀。

桅杆上的燈號仍然亮著，天空的顏色黑裡透藍，星點稀微，遠山濛濛浮現，天邊雲彩從暗紅、鮮紅轉而橙紅熾熱，海面薄霧籠罩。那天大家上了船後，都到了船艙裡睡覺，除了阿海在船長室裡操作機器以外，每個幾乎都在休息。金山站在甲板上靠著桅杆，吹著海風，感受著清晨海風的清爽。

「金山啊！站在那裡幹嘛！大家都在休息，你站在那裡吃海風啊！」阿海仔在船長室用話機和金山講話。

金山抬頭望著船長室，對著阿海笑了一下，然後搖搖手，隨後又用食指比比自己，又比比甲板，意思像是說：不用理我，我留在這裡就行了。

金山看著天色漸漸亮起，溫度也越來越熱，看著遠處，盡是大海一片。想起金山嫂和兩個孩子，不知道有沒有好好的，覺得自己剛到宜蘭，就把他們拋在那個陌生的新環境，實在很對不起他們，但是轉念之間，若是自己能賺更多錢，讓家裡過得更好的話，也就能補償這些過失了。於是他雙手合十，小聲地呢喃：「媽祖婆！妳就要保佑我們這一趟賺大錢，我一定會傳好禮答謝妳！拜託！拜託！」

船一直航向東沙群島。船上的每個人聊著自己過去的豐功偉業，就這樣一直到了晚上，船也差不多到了東沙群島，這個時間也該是大型圍網一展身手的時候。這天，天色半陰，微風徐徐，潮水稠黏像是有無限生機的蘊藏一樣。稍有經驗的討海人都看得出

來，今天將會是豐收的一天。

「&#215 咧！金山啊！你實在好運氣，第一趟就讓你抓到大尾，我看這次，至少有五十噸！」旺財笑得合不攞嘴。

「就是說，金山實在帶來好運氣，&#215 咧！前幾次，一直抓不到魚，以為魚群都被阿本仔（日本人）毒死了，否則就抓光了！好家在，不是這樣，原來是咱們卡憨慢（沒用）！」勇仔接著補充說。

「賣安內貢（別這麼說）！我會歹勢，這祇是剛好而已，而且這個時候本來就是抓魚的好時機！所以，有魚抓是很正常的！」金山客氣地說著，推說不是自己的運氣，但內心卻是在竊喜，心想媽祖婆有聽到他的願望，回去時，一定要弄一些好料去拜祂。

「喂！喂！大家說這麼多，魚仔還都沒抓到呢？歡喜這麼快！大家快去準備一下，等一下就這些魚仔鬥法了！」順添伯笑笑地斥責的說著。

「大家注意！開始做事！別在開玩笑！&#215 ！乎我知影誰偷懶，少抓到一尾，我就乎伊好看！這次，大家好好拼，抓個滿載，大家分多些紅利，每個人都好過！」船長阿海拿著話機大聲說著。

阿海聯絡其他同公司的漁船，似乎要對這群魚群進行圍捕，沒有幾分鐘，其他的漁船也圍過來。五艘船一字排開，舷邊漁網像一黑色帳幕斜掛到海水去一樣。

「金山啊！把誘魚燈打開！」阿海喊道。

於是一夥人搬起誘魚燈的設備，確定固定了繩索，合力由甲板慢慢地放下，讓它沉入海裡，等到阿海一聲號令，金山開啟開關，同時其他的船隻也接著開燈，燈光像是溶在海水裡一樣，海底的那些魚群，隨著這些誘魚燈聚集在一起。

順添伯和勇仔駛著小艇帶著燈火帶領魚群，這時阿海則加快引擎急速地圍繞魚群撒網，將誘集的魚群一網打盡。到此刻，可以說是大功告成。當順添伯看到母船圍繞魚群時，「該是大豐收了！」他一邊開心地說著，一邊拉緊引擎將小艇開回母船。

船上的每個人將繩索綁好在魚網上，旺財開動啟動機，把那些抓到的魚群拉上來，大夥開始準備冰塊和保利龍及鹽巴，分批將這些魚網裡的魚裝置好，保持它的新鮮度，再送入冷凍庫裡。

大家一直忙到早上，太陽慢慢升起，每個人已都精疲力盡，滿頭大汗，處理這大批的魚獲。有人說：「會抓魚沒甚麼了不起，會冰魚才厲害！」而金山最引以為傲的，莫過於冷凍魚的技巧。一艘會抓魚的船，儘管抓再多的魚，但魚不新鮮，或是魚臭掉，是無法賣出好價錢的，之前的努力也就枉然。

金山以前在遠洋漁船作業時，對如何保持魚的新鮮度下過很大功夫。於是他主動要求船長，冷凍魚的事由他來操刀，本來阿海不准，但想起經理有提過金山這方面的本事，加上阿福的背書，因此便答應了。但仍不放心，過了幾小時又到冷凍庫查看，看到每條魚都還活跳跳，這才暗暗佩服金山的能力。

船隻航向南方澳，金山望著遠方的海面，想起金山嫂不知道在二叔家會不會習慣？貴發和貴順有沒有乖？這幾天出海捕魚，他們會不會很擔心？但是這次抓到好多魚，能讓家裡有一些錢，過好一點的生活，而且不用像以前的遠洋漁船，一出去就是一年半載的，不能回家！一想到這裡就覺得自己作了一個正確的決定。

正當金山一回神時，已經看到蘇澳港，通過海關，船駛近了南方澳漁港，岸邊聚集大量的人群和攤販，一些載運車也停靠在旁邊。

「金山啊！金山啊！我們在這裡！」金山嫂帶著兩個孩子，在人群中裡大喊著金山的名字。

金山一眼就認出那是他的妻子和孩子，於是他向他們高興地大力的揮手，大喊：「我在這裡！我回來了！」

待船一靠岸時，金山急忙地跑向那最心愛的三個人。「阿爸！」貴順和貴發叫著金山。

「你們都有聽阿母的話嗎？有乖沒？」金山摸了他們倆的頭，接著說：「走，我們先回到你們二叔公的家！」

「阿爸！咱有自己的厝，我們回家吧！」貴順天真地說著。

金山丈二金剛摸不著腦袋，看了金山嫂一下，看到金山嫂笑笑地點了頭，金山恍然明白了其中的道理，知道金山嫂已經找到房子了。跟著就牽著金山嫂和貴順的手，貴發則由金山嫂背著，「走！回家吧！」於是一家四人就這樣開心地回家去了。